

“文学淮军”  
征文 第十一季

## 纸鸢飞过清明

尹小英

清明这日,天朗气清,城郊那片开阔的草坪上聚满了人。我抬头望去,湛蓝的天空像一块巨大的画布,几十只风筝正悠悠飘荡。金鱼摆动着长长的尾巴,沙燕舒展着矫健的双翼,还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巨龙,在春风里蜿蜒起伏。一个小男孩牵着线轴从身边跑过,嘴里喊着:“飞起来了!飞起来了!”那清脆的童音,把整个春天都唤醒了。

看着漫天飞舞的风筝,我想起小时候故乡的清明。那时不懂什么叫“慎终追远”,只知道那天祖父会从厢房里取出那只糊了又补、补了又糊的“屁帘儿”风筝。他用竹篾细细调整骨架,我蹲在一旁递浆糊、递报纸。祖母在一旁唠叨:“这‘放晦气’的事儿,你们爷俩倒记得牢。”是的,在我的故乡,清明放风筝还有个名头,叫“放断鹞”。人们把烦恼写在纸条里,贴在风筝上,等它飞高了,剪断丝线,让所有的不快随风远去。

祖父不识字,也不写什么烦恼。他只是领着我,在返青的麦田里奔跑。风鼓满那粗陋的“屁帘儿”,线在我手中一紧一松,那只风筝摇摇晃晃地攀上云端。“放晦气是假,带你看春天是真。”祖父后来这样说。许多年后我才明白,那奔跑在田埂上的清明,是我人生最早的生命课。它让我知道,既要低头追念,也要抬头看天。

放风筝的习俗,其实古已有之。古人称风筝为“纸鸢”,《清嘉录》中记载:“春之风自下而上,纸鸢因之而起,故有‘清明放断鹞’之谚。”南宋



## 那一缕青草的味道

叶艳霞

清明又至。一早落过一阵细雨,空气里缓缓弥漫开一种熟悉的气息。那是青草的味道,却又不只是青草:泥土被雨水浸润后散发的潮润,混杂着田野间艾蒿的微苦,还有远处人家纸钱焚烧时飘来的淡淡烟火气。我站在院子里深深吸了一口气,那些远去时光,竟也跟着这气息,轻轻漫回心头。

记忆里的清明,总从祖母的手开始。天还没亮透,她就挎着竹篮去田埂上采艾草。我跟在身后,看她弯腰掐下嫩绿的艾尖,露水打湿了她的布鞋。回到家,她把艾草洗净、焯水、捣烂,青色的汁液从指缝间滴落,染绿了指尖,也留下一缕清苦的香。那香味渗进青团里,漫在灶台的蒸汽里,也融进了我童年的春天里。

父亲总在清明前一天赶回来。他在地里做工,只有这个日子雷打不动要回家。第二天一早,他扛着锄头,我提着一篮纸钱香烛,一同上山。山路两旁的草长得正盛,他走在前面,用镰刀拨开草丛,割断的青草散发出鲜冽的气息,仿佛整个春天都从断口处涌了出来。到了坟前,他清理杂草,我摆上供品,而后一起跪在潮湿的泥土上。香烛燃烧的青烟袅袅升起,和松针的清香交织在一起,那,至今清晰如昨。

从山上下来,村子里处处飘着同样的气息。家家户户都在做清明粿,灶膛里的柴火味,蒸笼里的艾草香,还有门楣上新插的柳条在风中散发的微涩。老人们坐在门槛上说着闲话,孩子们在巷子里跑来跑去,手里攥着刚出锅的粿子。整个村子



《武林旧事》里也写道,清明时节,人们“竞纵纸鸢,以相勾引,谓之‘斗风筝’”。读到这些文字时我想,原来我童年那些奔跑的春日,竟连着这样悠长的岁月。那时的人们相信,清明放风筝可以迎福纳祥,这一习俗也便代代流传。

眼前的风景又与儿时不同了。草坪上,放风筝的已不限于孩童。有白发苍苍的老者,操控着特技风筝在空中划出漂亮的弧线;有年轻的父母,手把手教孩子辨识风向;还有三三两两的年轻人,举着手机,拍下夜光风筝在暮色中闪烁的奇幻光影。风筝越来越多,放风筝的人却没变,那份对春天的期盼、对生活的热爱,依然如故。

日头渐渐西斜,晚霞给风筝镀上一层金边。身边一个女孩突然指着天空喊:“快看,那只风筝线断了!”只见一只蝴蝶风筝,挣脱了牵绊,越飞越高,越飞越远,最后化作一个小小的黑点,消失在云层里。众人惋惜时,女孩的母亲却笑了:“挺好的,晦气都放走了。”我忽然想起,断线的风筝,在古人的理解里,不正是最圆满的“放晦气”么?

归途上,那些远去的纸鸢,仍在我心头飘着。我想,清明能在哀思中开出生机,大约就是因为有这一线牵引吧。那一头,牵着对亲人的追念,沉甸甸的,教我们不忘来处;这一头,牵着对生活的热爱,轻盈的,教我们奔赴春光。生死之间,正可安放一个如此清亮的节日。我再望向草坪,纸鸢点点,灯火初上,一片清明。

都浸润在清明特有的气息里,安稳,踏实。无论走多远,人心里都知道,这里总有一盏灯、一个家,在等着归人。

后来我去了城里生活。城里的春天也有青草,公园里修剪整齐的草坪散发着清新的气息。只是那味道太单薄了,少了雨后的潮润,少了故乡的泥土气,少了祖母指尖的艾草香。可每到清明前后,母亲总会从老家寄来一袋她亲手做的青团。打开包裹的刹那,那股熟悉的清苦气息扑面而来,那一刻我才明白,故乡的春天,也一并寄来了。

此刻站在老家的院子里,眼前的一切还是从前的模样,连墙角那口水缸都还在老地方。田埂上的艾草青绿如昨,雨珠还挂在叶尖上。母亲在灶台前忙活着,蒸笼里升起袅袅白气,青团的香味飘满了整个院子。她见我盯着那片艾草出神,手在围裙上擦了擦,笑着说:“一会儿给你蒸一笼,还是你小时候爱吃的那个味道。”

我走到那一小片艾草跟前,蹲下身,伸手掐下一片嫩叶。叶片上的雨珠沾湿了指尖,那清苦的香气瞬间盈满四周。儿时跟在祖母身后采艾的模样,父亲扛着锄头上山的背影,那些被清明气息裹着的春天,一瞬间都涌了上来。

炊烟正从老屋的屋顶袅袅升起,和许多年前一模一样的。暮色渐渐拢来,青草的气息却越发清晰,好像要把整个春天,都留在这小小的院落里。那一缕青草的味道从未走远,它一直长在故乡的泥土里,等着每一个清明,等着每一个回家的人。

## 清明时节话“清”明

黎月香



节气行至清明,名字里便藏着清爽之意。念出来,舌尖恍若触到一丝雨后青草的气息——像是雨后空气被涤荡得澄澈,又似山泉那般清亮。古人为这个节气定名时,想必是从天地间汲取了灵感。所谓清明,说的是这天天清、物明。

可天地清明容易,人心清明难。一年里,大多数日子是浑浊的。这浑浊不在空气里,而在心头。被各样念头追着跑,焦虑还未落地,计较又悄然升起;这件事还没做完,那件事已在脑海里辗转。心仿佛一个堆满杂物的房间,透不进半分光亮。偶尔静下来,问自己究竟想要什么,却答不上来。不是不知,是内心的声音太过嘈杂,早已听不清。

清明这一天的妙处,是天地替你按下了暂停键。你伫立在先人的长眠之地,风穿过松林,鸟鸣从远处传来,一切都慢了下来,静了下来。那些追着你的念头,忽然便散去了。不是消失了,而是你终于能分清何为重要、何为纷扰。能分清,便是“清”;心里并非空无一物,而是经归置整理,得以透进光亮。

归途之上,见农人蹲在地里侍弄新抽的秧苗,一锄一锄,不急不缓。他眼里只有眼前的活计,不问收成,也不管闲事。这种专注,大概就是“明”——知道自己该做什么,便只专注这一件,心无旁骛。放风筝的孩子亦是如此,风筝飞起,便仰头凝望,心中别无他念。老人背手而立,眯眼远望,脸上的笑意也干干净净。那一刻,他们心里都无半分杂念。

何谓“清气满乾坤”?于天地而言,是惠风和畅、万物澄澈;于一人而言,大约便是:做事时能安心做事,歇息时能安然歇息;对得起他人,也不亏待自己;心中不存龌龊念想。如此,便足够了。

说来简单,做起来却难。不是不懂这些道理,是日子将人裹了进去。柴米油盐的琐碎,人情世故的繁杂,哪一样不需认真面对?应付着、应付着,便不知不觉弄丢了自己。所以清明才显得格外珍贵。它将人从琐碎的日常中打捞出来,让人得以透一口清净气。

往后的日子,依旧会嘈杂,依旧会被念头追赶。但经此番洗涤,心底总算有了一份笃定。至少懂得了“清”的滋味,“明”的模样。再心绪纷乱时,能想起这份感受,能寻回这份心境。那点清明,恰似一粒种子落于心底。只要时时浇灌,终会生长出些许澄澈干净的美好。